关于年龄差距在10岁或以上的兄弟姐妹作为孙辈的反思

手足之间

在与家庭工作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每个兄弟姐妹从父母那里收到的信息是多么不同。作为一名佛教徒，这一领悟对我来说并不像对西方人那样令人震惊。在藏传佛教传统中，我们被教导说，每个孩子的灵魂在转世时，都会选择能够为其提供下一段学习经历的特定父母。 每个孩子的父母都有责任弄清孩子的灵魂选择他们是为了学习什么，并向孩子传授这份智慧。这一美好而和谐理念中一个绝妙的观点是：父母与孩子之间不存在任何遗传上的负罪感。相反，父母与孩子都认识到，在彼此灵魂进化的过程中，他们是平等的伙伴。我常想，如果西方家庭能接受这一深刻的精神真理，将能避免多少痛苦与煎熬。

理解了这一真理，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一个有两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家庭中，每个孩子从父母那里接收到的信息各不相同。毕竟，每个孩子都是为了在成长过程中学习特定的内容而选择了这些父母。然而，兄弟姐妹及其父母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现实。 事实上，根据我的经验，当父母面对自己向子女传递了许多不同信息这一现实时，他们往往会予以否认。他们更愿意活在一种错觉中，认为自己给每个孩子提供的都是同样的智慧。同样，当我与兄弟姐妹们共事时，他们也往往认为自己从父母那里收到的信息完全一致。这种错觉常常导致兄弟姐妹之间的现实存在巨大差异，只要这种错觉未被消除，

将使他们的沟通变得极其困难。一旦手足们理解到，每个人都是为了学习与自己独特的灵性进化相关的特定内容而选择了这对父母，沟通便会迅速展开以破除这种幻象。一旦这种沟通渠道打开，手足们便会欣喜地相互交流他们所接收到的信息真实的本质。目睹这一过程的父母随后也会破除自己的迷思，并能够明晰为何子女在处理同一问题时的行为往往截然不同。

对于那些具有西方思维方式、觉得我迄今所言难以
理解，我建议你们阅读弗兰克·苏洛韦的著作《*天生叛逆：出生顺序、家庭动态与创造性人生*》[1]，它将引领你们抵达与任何东方隐喻相同的境界。

兄弟姐妹及其父母对所接收信息差异的认识，将深刻改变两代人共同决策的能力。进而，改进的决策过程将强化家庭治理体系，并最终巩固整个家庭的纽带。

现在我想谈谈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关系中的一个特定领域。在我的实践中，我发现父母与子女之间传递信息的一个方面尤为复杂，那就是子女与孙辈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经验，当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距超过10岁，尤其是当最小的孩子与次年长的孩子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年龄差距时，我发现这个年幼的孩子从父母那里收到的信息，往往更像祖父母传授给孙辈的信息，而非父母传授给子女的信息。如果不是在我服务的至少十个家庭中都观察到这一现象，我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同样令我困惑的是，为何这些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在沟通上似乎要困难得多。由于频繁遇到这种情况，我逐渐意识到，这确实是家庭中一个真实且反复出现的问题，需要加以阐明。孩子从父母那里收到的信息与孙辈收到的信息之间，有哪些根本性的差异？

根据我的经验，长子和长女经常从父母那里收到关于义务和责任的信息，这些信息暗示着复制

父母的价值观，甚至人生道路，是切实可行的目标。这一事实得到了苏洛韦的研究印证。同样，第三和第四个孩子收到的信息则为他们在人生选择上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这一点同样得到了苏洛韦的研究印证。 当我们思考这些差异时，不难想象这些年轻而奋斗的父母会根据自身的经历，将这些信息直接传递给他们的长子和次子。随后，在生活更为富足、年岁渐长之时，他们又会向第三、第四个孩子传递不同的信息。现在请迅速将思维转向那个比长子和次子晚出生十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晚二十年或整整一代人之后出生的孩子。 这些第三个孩子虽然父母相同，但在这二十年的间隔里，父母不仅从青年时期步入了中年，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他们甚至已经具备了当祖父母的条件。不难理解，这些父母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孩子倾注那种祖父母对孙辈所给予的纯粹的爱与关怀。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已经超越了年轻父母对早生子女所灌输的那些关于责任与义务的严厉教诲。不难看出，这些第三个孩子虽然表面上属于同一代人（从生物学上讲是同一对父母所生），但若以父母传递的信息作为衡量标准，他们实际上绝非同一对父母的子女。

根据我的经验，当兄弟姐妹选择建立家庭治理体系以形成共同决策机制时，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在与父母的关系上存在这些差异。 通常，启动家庭治理进程的决定源于家庭中的财务事件，例如祖父母去世、父母去世或丧失行为能力、离婚、家族企业出售，或是家庭生活中其他重大事件。面对此类事件，兄弟姐妹们会聚集在一起，往往这是他们成年后首次被要求通力合作。 除了策划重大节日的家庭聚会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此类合作的经验。同样，他们童年时期可能有的相关经历，也仅仅是童年时的经历，而非如今作为成年人的经历。当他们首次坐在一起时，往往感觉是在与陌生人相见。然而，他们认为，

凭借父母留下的共同信息，他们便能轻松做出必要的决定。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往往发现共同点少之又少。一旦开始讨论“父母对此事会怎么说”，他们便发现彼此并没有共同的观点。除非他们了解本篇沉思中揭示的真相，否则可能会浪费宝贵的时间，甚至更糟，滋生敌意，导致未来的决策变得极其困难。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信息混杂的问题对于有子女/孙辈兄弟姐妹的家庭来说尤为棘手。对于那些从父母那里体验到无拘无束的爱，且往往享有极大行动自由的孙辈/子女而言，这些看似旨在提供每位家庭成员当前必要信息的家庭会议，反而会因此增加成功沟通的机会。 其中一种做法是在会议开始时，请每位参与者写一份简短的自述，说明自己热衷的事物，以及朋友们了解的、而家人却
。我建议采用这一做法，旨在引导每位参与者展现其人生历程，并揭示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三到五种人格中的其中一种。掌握这些信息后，与会者将真正了解今天在场的是谁，而非对二十年前某位兄弟姐妹的扭曲印象。我强烈建议家庭在每次重要会议开始时都进行这一练习。

我还强烈建议手足们以开放的态度和真诚的幽默感，讨论各自从父母那里收到的信息。能够理解这些信息之间的差异，将极大地有助于消除手足之间因父母传递的不同信息而常常滋生的误解。 在年龄差距显著、以至于存在孙辈与子女的家庭中，我无法强调兄弟姐妹讨论各自收到的父母信息有多么重要。如果这种讨论没有发生，产生误解和家庭沟通失效的风险将极其严重。承认我们的差异是欣赏彼此独特性的第一步，也是建立成功家庭决策体系的真正第一步。

对于年龄与孙辈/子女父母正常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而言，其对某些问题的狭隘僵化观点往往令人难以理解。对年长的兄弟姐妹来说，年幼兄弟姐妹表现出的放任自流和“随心所欲”的行为，在最好情况下显得天真，在最坏情况下则显得幼稚。 这两组兄妹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看法本身并没有错，但当他们将动机强加于行为之上时，就会对彼此寻求共识的动机得出截然错误的结论。一旦兄妹们作为一个群体开始去发现彼此作为个体的真实面貌，而不是仅仅将对方视为同父母所生的子女，他们对动机性质的错误假设就会消失。在我的著作《*家族财富：让财富留在家族中*》中，我探讨了家庭可以采取的实践方法。

对于手足而言，悖论般地，相比陌生人，要朝着共同目标努力往往更为困难。 其中的秘诀在于理解：虽然我们从生物学上来说是手足，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凡的个体，只是碰巧选择了同两个人，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截然不同的东西。当手足之间的年龄差距极大时，我们选择学习的内容自然会大相径庭——毕竟，那些我们偶然向其学习的真实人物，在我们选择向他们学习时，其年龄本身就相差甚远。

致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彼得、贝琪和芭比，纳玛斯特

版权所有 ©1999 小詹姆斯·E·休斯律师

---

[1] 弗兰克·J·苏洛韦（Frank J. Sulloway），*《天生叛逆：出生顺序、家庭动态与创造性人生》（Born to Rebel: Birth Order, Family Dynamics and Creative Lives*），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